

中国古典小说精品大系 / 藏本文库 第一部
海内外珍藏秘本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古典十大禁毁小说之六

醋葫芦

「明」伏雌教主 著



中国古典小说藏本文库

中国十大禁毁小说

醋葫芦

[明]伏雌教主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WX1844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醋葫芦/(明)伏雌教主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5

(中国古典小说精品大系. 藏本文库. 十大禁毁小说)

ISBN 7-5613-2182-1

I. 醋… II. 伏…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9626 号

责任编辑:周宏

装帧设计:半间

选题策划:北京博集工作室

(中国古典小说精品大系 藏本文库 十大禁毁小说)

醋 葫 芦

[明]伏雌教主/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南郊吴家坟 邮编 710062)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字数 175 千字

定价:298元(全套13册)

ISBN 7-5613-2182-1/1·221

开户行:西安工行小寨分理处 帐号:216-144610-44-815
读者购书、书店送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发行科联系、调换
电话:(029)5251046(传真) 5233753 5307864

目 录

- 第 一 回 限时刻焚香出去
怕违条忍饿归来 1
- 第 二 回 祭先茔感怀致泣
泛湖舟直谏招忧 9
- 第 三 回 王妈妈愁而复喜
成员外喜而复愁 19
- 第 四 回 思疗妒鸩鵠置膳
欲除奸信印关防 28
- 第 五 回 周员外设谋圆假梦
都院君定计择良姻 37
- 第 六 回 脱滞货石田长价
嗟薄命玉杵计穷 47
- 第 七 回 落圈套片刻风光
露机关一场拷打 58
- 第 八 回 再世昆仑玉全麟嗣
重生管鲍弦续鸾胶 68
- 第 九 回 都院君勃然嗔假印
胡主事混沌索真赃 79
- 第 十 回 伏新礼优觞祸酿
弄虚辞继立事谐 90
- 第 十 一 回 都氏瓜分家财
成飙浪费继业 101

第十二回	石佛庵波斯回首 普渡院地藏延宾	116
第十三回	产佳儿湖中贺喜 训劣子堂上殴亲	133
第十四回	告忤逆枉赔自己钞 买生员落得用他财	146
第十五回	画行乐假山掩侍女 涉疑心暗鬼现真形	154
第十六回	妒气触怒于天庭 夙孽报施乎地府	165
第十七回	波斯阅招救难 都氏带罪受经	178
第十八回	翠苔重返家门 都氏阖堂拜谢	192
第十九回	都白木丑态可摹 许知府政声堪谱	199
第二十回	昧心天诛地灭 硕德名遂功成	207

第一回 限时刻焚香出去
怕违条忍饿归来

引首《满江红》 宋儒作

须发男儿，率性处繇来凛冽。又何曾隐忍肤挠，含容目警。胜负场中逞后先，英雄队里争豪杰。怎归来见着俏浑家，汤浇雪。下虚心，犹未悦，任趋承，还磨折。总甘心忍耐，敢生流言。可侮浑如系颈羊，堪欺伊似藏头鳖。是何年，请得上方刀，把雌风灭。

这首《满江红》词，乃是宋时一个宿儒所制。单道着人生于天地之间，受父母之精血，秉天地之性灵，至清至明，至刚至劲。及其渐至壮年，又读了几多诗书，学了几多世务，添了几多侠肠傲骨，义胆雄心，一毫也不少屈于人，一些也不少弱于己，便是父母，也不肯让他分毫。不知怎么到了壮年以来，娶下一房妻室，便有了一个絀束，就似那蜗牛遇了盐醋、蚂蝗见了石灰的一般，繇他飞天也似的好汉，也只索缩了一大半。这也不知什么缘故？难道男子个个惧内，女人个个欺夫的？也是天生的古怪。

俗话说得好：“干事时他却还在底下，除了这事，他便要爬到丈夫头上屎尿。”莫说别的，便是当时陈季常，是个大有意思的人，哪个不相钦敬？独有这点上边，有些调停不来，每受了夫人的呵谴，难为到十生九死。又有那不识进退的老苏，倚着通家

好友，只道自己面皮怎么样大，思量劝那柳氏转来，走来道：“嫂嫂，夫乃妇之天……”一缘二故，说得上三五句话，只见那柳氏霎时变下脸来，把个刀一似的言语复上几句，眼见那老苏真个也自酥了。

这总是《狮吼记》的旧话，人人看过，个个晓得，却把来做一个引子，小子也不十分细道。

却说目今又有一户人家，丈夫赛过了陈慥，老婆赛过了柳夫人，他的家门颠末，又赛过《狮吼记》。虽则世上常情，亦是目今趣事，待我慢慢说来。有诗为证：

堪叹男儿力不支，诸凡事业任妻为。
假饶片语相挠处，历尽熬煎真可悲。

说话的，你又差了！依你这等说来，为人娶了一房妻小，不要他帮扶家室，终不然做个神阁儿，请他朝夕四拜，才是男儿力自支么？呀，看官，不是这等讲，若说朝夕四拜，端又是怕老婆的了。有一诗又道得好：

妻主内兮夫主外，夫耕妻织俱无息。
丈夫一日身显荣，念及糟糠倍亲爱。
宋弘之妻不自夸，自有知心宋弘在。
怎知当世濂薄风，妻虽懒惰勤争功。
自言家业皆繇我，恃己多才凌老公。
丈夫不幸无子息，自言有婿有内侄。
堪叹白发已蒙头，尚不容夫亲外色。
丈夫无奈假趋承，只恐貽笑遭人轻。
后生莫道不惧内，事到其间难后生。

闲话休题。且说宋朝年间，临安府中有一处士，姓名名珪，表字廷玉，祖居虎林人氏。幼年孤苦，无倚无依，辛勤积攒，做些经纪生理。到了二旬之外，娶下一个妻子，就是左近那都绢的女儿。那都家老员外名唤都直，唤字公行，做人朴实，颇有财势，因开绸绢铺子，人人唤做都绢。那都绢为何将这女儿倒嫁一个小本经纪？也只是这都员外做人老实，不乐虚花；是这女婿做人自小停当，一个铜钱当八个字用，以是把个女儿与他为妻。便是那都氏娘子，虽不是倾国倾城，却也如花似玉，一应做家，色色停当。只是一件，都氏从来娇养，况且成珪出身浅薄，家业皆得内助，“惧内”二字，自不必说了。

做亲后不多几年，夫唱妇随，做了千数家业。不期都老员外过世，舅舅都丽又小，绢铺没人管理，却是成珪寻了后街绸绢行中一个旧友，仍旧开张缎铺。这友人姓周名智，表字君达，年纪与成珪仿佛，不相上下。做人性格温和，公平交易，店面上一发来得，真个是不繇科甲的状元，不做文章的秀士。兼之出入银两，半毫不苟，开得十多个年头，颇颇有了利息。

一日，成珪道：“贤弟，你我忠心赤胆，开店多年，有本有利，并无芥蒂。只是如今事体大了，两下日久，终有结局。古言道得好：‘树大分枝’。我和你两人就此分枝，有何不可？”周智道：“小弟得蒙提挈，凡事皆赖贤兄所赐，一任尊裁，但凭处分。”成珪道：“说哪里话！本钱虽是我多，辛力却是你多。和你除原本外，均分余利就是。”当日就盘算了帐目，点起货物，共有万金。两下各自分了明白。周智便移至大街，仍旧开张缎铺。成珪却懒于营生，因家下有两个得力主管，竟移至后巷开了一所解库。

说话之间，不觉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又是十多年后，两家生理更又不同，日兴日旺。只是一件，那周家莫说别的，只儿女也添了三个，将次要嫁娶了。独这成宅夫妇，少不得一个称了员

外，都氏也称了院君，家里山场、田地、衣饰、金银，哪件没有？偏偏的员外便像太监，院君就像个羯狗，两下结亲四十余年，屁也不曾放得一个。都氏也不着急，莫怪那成珪口中不说，心下思量道：“我有偌大家私，年近六旬，并没有一个承宗接祀的儿子，这事怎不叫人着急！总是城隍庙、张仙祠、崔府君、定光佛，哪处不立愿？哪处不许经？一毫也不灵应。”况且院君性格不凡，看官们像也谅着七八分的光景，那些娶两头、大七大八、一妻一妾，莫说成员外，便是小子也开不得口了。

一日，成员外闲居无事，春景融和，节届清明，时当寒食。那时独坐书斋，别无思想，忽然记得起来：“去年天竺进香，曾在白衣赐子观音殿前许下灯油良愿，至今将及一载，未及完纳，想是因此越没个子嗣消息了。”即忙便请院君商议。

不多时，那都氏轻移莲步，缓动湘裙，来见员外。看他怎生打扮，《临江仙》为证：

杏脸全凭脂共粉，乌云间着银丝。荆钗裙布俭撑持，不为雌石季，也算女陶朱。真率自来无笑影，和同时带参差。问渠天性更何如？要知无妒意，溺器也教除。

成珪迎接之际，虽不尽摩，而其容貌，亦有《临江仙》词为证：

年齿虽然当耳顺，襟期尤以充龄。吴霜缕缕鬓边生。不因五斗粟，惯作折腰迎。绮思每凝蝴蝶梦，幽期惟恐莺闻。问渠来将是何名？畏妻都总管，惧内老将军。

都氏见了成珪，便问道：“你今独坐在此，请老娘为着何事？敢是早膳未进，还是库中账目要查么？”成珪见妻子来意严整，便又不敢开口。那都氏又问道：“莫非夜来受了风寒，敢是那边吃了哑药？不做声，为着什么？”成珪没奈何，只得把个笑堆在脸上，道：“院君有所不知，拙夫哪里为着这些来。只因去岁天竺进香，没要紧为着子嗣上，曾在白衣观音殿中，许下灯油幡步袍良愿。适才记得起来，拙夫将欲告假一日，自往进香还愿，故此特请院君商议，别无他事。不知院君意下何如？”那都氏把个头低了一低，眉蹙了一蹙，便道：“烧香好事，但凭你去，何须和我说得。”掇转身，便向里边竟自去了。

成珪没奈何，只得舍着张风脸，上前一把握住道：“院君，这回肯不肯，吩咐一个明白，如何竟自去了？”都氏道：“你自去便是了，难道我又来搅你？”成珪道：“院君说哪里话！拙夫若去，一定要请同行，如何擅自敢去！”那都氏被他趋承不过，却也回嗔作喜道：“若要我去，何不一发请了周家叔婶二人，同去走遭？况且清明节近，往天竺就去坟上祭扫一回，却不一举两得？”成珪大喜道：“还是院君，到底有见识，有理，有理。院君，我看此刻天色清爽，明日一定晴朗，就是来日如何？”都氏道：“便是明日。你可亲自周宅去来，我却在家备办合用酒食。”

成珪应了一声，向外便走。都氏道：“转来。”成珪捉不住脚，倒退了两三步，道：“院，院君，还有什么吩咐？”都氏道：“往常你出门去，亲自点香限时，计路途远近，方敢出门。明日虽是烧香公务，料你不敢偷腥，只是有理不可缺，一遭误，二遭故。”成珪转身把舌头伸了一伸，劲项缩一缩，轻轻走到香笥里，取了一枝线香，战兢兢的点在炉内，道：“院君，拙夫去也。”都氏道：“还不快走！”唬得那成珪抱头鼠窜，一溜去了。都氏却自嘻嘻的笑了一声，走到厨下，吩咐丫环小使道：“来日我们天竺进香，俱要早起整备，四辆肩舆，一应酒食，俱可早些安排，不

可临时无措。”众婢仆齐齐应诺，不在话下。

却说成珪出得门来，又早夕阳西下晚饭时光，只恐周宅往返归迟，有违香限，取责不便，恨不得两步挪做一步。转弯抹角，过东转西，却才来到周宅门首。只见外厢铺面俱已闭了，两个门神，你眼看着我眼，把个门儿关得铁桶相似。成珪捶了一会，里面深远，偏不见应。欲待转来，又恐误事；欲待等候，又恐违限。正是两难之际，只见门缝里露出一线灯光来。成珪慌忙张看，只见一个小厮，手中提个灯笼，正走出门。见成珪到来，便厮唤道：“我道是谁扣门，原来是成员外。连晚到此，定有贵干，请里面坐。”成珪道：“我来寻你家员外，有事计议。可在家么？”小厮道：“员外与两位小官人，俱去亲戚家饮酒未归，故此小人特地去请。员外进内稍坐片时，便好相会。”成珪道：“既不在家，哪里等得。你只替我说，明日接员外、院君天竺进香，我自去也。”那小厮哪里知道成珪的心上有事，一把的死命拽住，道：“员外又不是他人，为何这等作客？员外不在，院君也在家下，晚饭也用一箸去。”

成珪再三不肯，小厮再四又留。正在喧嚷之际，周智的妻子何氏院君踱将出来。这何氏从适周门，一般赤手成家，帮助殷实，全不似都院君性格。有《临江仙》为证：

淡扫蛾眉排远岫，低垂蝉鬓轻云。星星凤眼碧波清，莺声娇欲溜。燕体步来轻。容貌可将秦、貌比，贤才不愧曹卿。顺承妇道德如坤，蠢斯宜早振，麟趾尽堪徵。

何氏闻得外厢聒絮之声，不知甚事，出来一看，见是小厮留成员外，连忙相见，道个万福，把那个世俗套话问候了一番，就留成珪进内敬坐。成珪见他殷勤相待，只得坐下，却才把个臀尖

掂得一掂，好像椅上有块针毡相似，好生不安，总也为着家中线香之故。圣人道得好：有诸中，形诸外。何氏因是通家，自己陪坐。说不多闲话，丫环献过茶来。成珪道：“茶倒不必赐了，有件小事，特来致意：老夫奉拙荆之命，特着老夫亲自请君达阿弟与院君，明日一同往天竺进香，就去祭扫荒陇，又兼老拙还愿。万乞早临，幸勿见阻。”何氏道：“荷蒙宠招，本当趋命，奈拙夫未回，未及详审，不敢擅专。少顷归家，即当转申美意，定须遵命。”

丫环报道：“酒肴已备，请院君主席。”何氏便道：“员外到来，无甚款待，聊备鲁酒，幸勿见嫌。”成珪见何氏这般调妥，兼之淳善，暗想道：“我这些须之事，便道不曾对丈夫说知，不敢造次应允，别事俱各可知。偏我命中驳杂，娶着这个老乞丐，恁般顽劣，恁般泼悍！我今出来多时，线香已应完了，不知家下怎么一个结局，若再吃酒，岂不愈深其疑？”正是不想也罢，想到这个田地，却便是顶门中走了三魂，脑背后失去了七魄，两耳通红，五内火热，忙忙的回复：“不消也。”不知向那一方壁角里唱个歪喏，望外便走。

何氏正留不住，已在作别之际，只见灯光之下，又早周智回也。二子随后亦来。且看周智怎生模样，《临江仙》为证：

布林肯袍多俭朴，衣冠楚楚堪钦。谦恭虚己颇温存，虽当酩酊后，到底有规箴。二子多才骥与骥，一双白璧南金。联芳棠棣许趋庭，从来夸两仲，不负二难称。

成珪见周智到来，只得住脚。周智拜揖道：“贤兄光顾，失迎莫罪。”便对何氏道：“伯伯到来，不比外客，为何不见一些汤水？”倚着酒醉，兼着真情，一把拖了成珪，把个妻子、婢仆翻

天搅地的骂个不了。倒叫成珪目瞪口呆，劝又劝不止，辞又辞不脱，被他拖来拽去，弄得头也生疼，却也顾不得周智埋怨妻子，只把进香之事，忙忙说了一遍。见周智满口应允，便要立誓辞回。周智心里明白他的毛病，故意不放，正像打破砂锅，直问到底道：“是为何这等执拗，不肯用些酒去？定要说明白。”成珪被逼不过，没奈何回复道：“老弟是个极聪明的人，定要区区细说？这时不回，今晚可是安睡得？”周智原是个爽脆的人，便道：“是了，是了。贤兄实欲回归，恭敬不如从命了。”就着个家僮，提了灯笼送成珪归家。仍从旧路飞奔上前，心中春熟了一石多凹谷。

不觉已到自己门首，发附了小厮回去。众主管俱来迎接，问道：“员外出去多时，毕竟不曾晚膳，敢是饿也？快办酒肴。”成珪道：“这到犹可，院君可安静么？”那些主管也有嘻嘻笑的，也有骨都嘴的，不知为何事。成珪见不是头，连忙又问几声。那主管道：“自从员外出去，院君里面不知为甚，吱喳了好一会，还未息哩。”成珪听了这句风声，却似雪狮子向火，苏了一大半，慌得个手脚无措，口中虽是不言，心内好生着急，暗自忖道：“今日迟归，原是自己不是。少问院君若是有些出言吐语，倒也还好承受；倘或求免不脱，动起向日家伙，免不得面门是带些青紫，明日进香什么体面！”只得叹口气道：“罢了，罢了，丑媳妇免不得见公婆。”只索硬了头皮过去见他。正是那：

青龙与白虎同行，喜鹊与乌鸦齐噪。

不知主何凶吉，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祭先茔感怀致泣
泛湖舟直谏招忧

引首《玉楼春》 无名氏作

六桥岁岁花如锦，多少风流堤上逞。几番花落又重开，当日风流都老景。

南北两山多捷径，沿路荒坟失名姓。可怜今日纸钱飘，他日有无犹未定。

却说成珪只恐线香限紧，连晚忍饿而归，又见众主管这段光景，好不害怕。没奈何，只按了胆，直头走将进去。却好都氏正是盼望之际，成珪陪个小心，深深唱个肥喏，竟不知妻子放出什么椒料来。谁想成珪八字内不该磨折，不知那一些儿运限亨通，也是这一刻的星辰吉利，真正千载奇逢，破格造化，霎时乐师灯化作鬼火。都氏见丈夫唱喏，便带个笑脸问道：“接客的老奴，怎么回复我？”成珪见这段光景，不知喜从何来，心头突地把泰山般一块疙瘩抛在东洋海里。你道为何那些主管也会吊谎来吓家主？原来有个缘故：成珪自从傍晚出门，都氏却在家中备办进香物料，丫环、小厮哪里理会得来？故此呐喊摇旗了这一会。众主管不知其故，却泛出这段岔头，吓得成珪屁滚尿流，好利害也。有诗为证：

雌鸡声韵颇堪夸，路上人闻体遍麻。
膝下黄金何足惜，满筐谨具向浑家。

成珪坐得喘息已定，对都氏道：“拙夫蒙院君命，去到周宅，将吩咐的言语尽行致意与何院君得知。他已满口应允，明早即同周君达一齐到来，并无别说。”都氏道：“那老周怎么也来？”成珪道：“院君吩咐邀他，自然要他个到，难道怎好虚邀得的？”都氏道：“这也罢了。你可用晚膳未？”成珪道：“多承他家再三款留，只恐违了夫人严限，故此尚未吃来。”都氏道：“偏你这样人，假小心，最胆大，獠獠君子，黑心公道，专会装乔，惯能作巧。他家好意留你，你便领他意思才是。如何不吃他的，只道有些相怪。今后决不可如此了。”成珪立起身，打个深躬道，谨依院君台命。恐下遭不似今日宽恕，只求线香多限寸儿，便是万代恩德。”丫环打点肴馔出来，夫妻二人相对而饮。

成珪私自贺喜，正在饥渴之际，况兼酒落欢肠，举起大觥，一连吃了一二十觥，酒量原不济事，不觉酩酊大醉。都氏见丈夫已醉，连慌将饭出来，成珪闭了双眼孔，胡乱吃了一盏，却便垂头睡熟，倒在桌上。丫环再三推扶，只是不动，口中喃喃呐呐的，不知说些什么。正是醒脸看醉脸，其实有趣。惹得那些婢仆笑做一团，搅做一块，你又道没本事扛，我又道没本事驮。三三两两，闹攘之际，正愁没个法儿弄员外进房，不想都氏拿了杯茶儿，来到丈夫眼前，见他呼呼的睡熟，你道好一个院君，不慌不忙，把那嘹亮的声儿向丈夫耳朵边叫声：“不要老不尊！起来吃茶，上床睡去！”成珪虽然酒醉，耳边到底惧怯，心里到底知事，一闻妻子声音，却像老鼠见了猫儿，骨碌跳将起来，双手擦擦眼孔，口中打个呵欠道：“床在哪里？拿来我睡。”都氏道：“老乞丐，谁着你灌得恁醉！床在房中，可是移得来的？”成珪将醉眼白呆呆觑着妻子，道：“床不肯移来么？罢，罢，罢！”又把双眼

儿闭了。都氏将茶递来，成珪一连呷了几口，脚下又只不走好。院君，看不过了，伸出三个尖尖的玉笋样的指儿，也不知什么天师府里学来的符咒，只在丈夫脑骨上轻轻刮的一下，道：“老奴，还不走动！”只见成珪叫声“领命”，便向房中一撞。都氏代脱衣服，放倒便睡。当晚各人就枕，一夜无话。忽然金鸡唱晓，将已天明，都氏率众各个起来梳洗，又着小使去到周宅相邀。那周家却也装束齐备，听得相请，夫妻二人即便上轿，不则一步，已到成家。都氏连忙出迎，来到厅前，福了两福。成珪接着，两下俱各相揖已了。何氏把日常怀念彼此致谢的话头，对都氏叙了一回。丫环捧着茶来。各人吃罢，又吃了早饭，请上香烛等物，带了一行僮仆，俱各出门。四座肩舆，十六只快脚，一溜风出了涌金门外，来到柳洲亭畔，便有无穷光景。《满庭芳》为证：

日色融和，风光荡漾，红楼烟锁垂杨。画船箫鼓，士女竞芬芳，夹岸绿云红雨，绕长堤驄马腾骧。碍行云，两峰高插，咫尺刺穹苍。莫论村与俏，携壶挈盒，逐队分行。羨逋仙才调，鄂武鹰扬。飘渺五云深处，三百寺、二六桥梁。最堪夸，汪汪千顷，一派碧波光。

一行人住得轿子，只见那大小船户，俱来兜揽，有的问岳坟，有的问昭庆。成茂道：“我家员外也不往昭庆、岳坟，却往天竺进香。先要个轻快小船，渡过金沙滩，然后要只头号巨舫，转来游玩。你可准备。”艄子说：“这都理会得。”便把船儿摇拢，众皆走上，舄公摇动，不一刻已到了金沙滩。依先乘轿，吩咐大船等候，不在话下。

不觉来到九里松，转过黑观音堂，便是集庆禅院，两边庵观寺院，总也不计其数。烧香的男男女女，好似蝼蚁一般，东挨西

擦，连个轿夫也没摆布。挤了好一会，才到得天竺寺。但见：

栋宇嵯峨，檐楹高迥。金装就罗汉诸天，粉捏成善才龙女。真身犬士，法軀海外进来香；假相鹦哥，美态陇西传入妙。求签声，叫佛响，钟鼓齐鸣，不辨五音和六律；来烧香，去点烛，烟光缭绕，难分南北与东西。

正是：

皇图永固千年盛，佛日增辉万姓瞻。

众人下轿，净手毕，安童点上香烛。值殿长老过来，问了居址姓名，写了两道文疏。行者击鼓，头陀打钟，齐齐合掌恭敬，各个瞻依顶礼，口中各个暗暗的祷祝些什么。再请签筒，各人祈签已了，送了长老宣疏衬钱，然后起身两廊观看。只见那些募缘僧人，手里捧本缘簿，一齐攢将拢来，你也道是修正殿，我又说是造钟楼，一连十多起和尚，声声口口念着弥陀，句句声声只要银子，把个现在功德，说得乱坠天花，眼灼灼，就似活现一般。那些趋奉，不能尽述。周、成二员外虽是有些钱财，那和尚套子到是不着道的，只不做声，只是走来走去。那些和尚也只跟来跟去，甜言蜜语，说个不了。都氏有些焦躁起来，到是何氏道：“一来烧香，二来作福，叫安童拿五百钱散了他，省得在此絮絮咕咕。”众和尚得了铜钱，好似苍蝇见血，也不顾香客在旁，好生趋趋踉踉的，你争我夺，多多少少得些，哄的一声，又到那一边，仍旧募化去了。

周智对成珪道：“贤兄，可怪这些秃驴，狠化人的钱财，又没有儿女，何苦这等？明日留与他人受用，想他着甚要紧！”成珪道：“老弟差矣。财乃养命之渊，人岂不要？但是随缘用度，自然消受得